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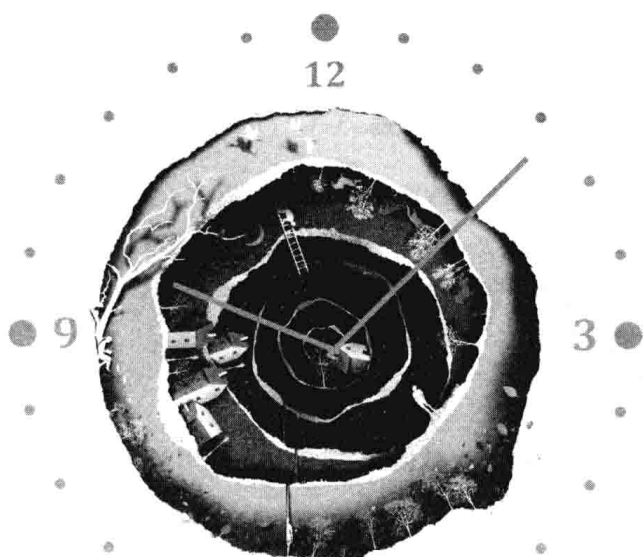
暂停时间 的手表

高博洋
著

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，却能让时间暂停，让世界静止；
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，一时间失去双亲，遇冒牌父亲；
一个债台高筑的落魄父亲，试图跟儿子相认，期有利可图；
一位城市里最后的幸存者，不顾生命地流逝，去寻找儿子。
一趟无与伦比的奇幻之旅，探索时空之界限，与死神对话。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暂停时间 的手表

高博洋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暂停时间的手表 / 高博洋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306-6938-9

I . ① 暂… II . ① 高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8597 号

责任编辑: 魏 青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60 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序

试想北京这座世界特大型城市，突然有一天没有了一丝响动，如同一座异常拥挤的太平间突然断了电，没有制冷机的喘息，死一般沉寂。

人如同蜡像，保持着静止前最后一瞬间的姿势和表情。

只有呼啸而过的风以及被风吹得翩翩起舞的树叶或纸屑，才能打破沉寂，手舞足蹈地为这难得的清静鼓掌。

时间的连续性被中止，一切停留在了这一刻。

谁也不清楚这一幕到底为什么发生，这不科学。

可是，这一幕究竟是发生了，可能没人会相信，因为没有人足够幸运，以至于亲身经历这一切，除了一个叫伊布的人。

伊布骑着单车穿行在拥堵的高架路上，只有他和他的单车在动，也只有他和他的单车发出声响。大臂上的肌肉一鼓一鼓，小臂上的青筋时隐时现，导致他那褪了色的文身变得活灵活现。

高架路犹如一条机械传送带，带面上布满了大小相当颜色不

同的零件，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，就这么一直延伸下去。

伊布想，若给汽车尾气沾上颜色，它们一定会像凝固在空中的棉花糖，装点着本就狭小的路面。

伊布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这座城市里的最后一个活人。



当伊布从五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一头栽下去时，他以为自己没命了。

不过是一档网络真人秀，作为主持人的伊布用不着玩命，要怪就怪他患有严重的恐高症。

外景现场就设在顶层上的一座十米高的塔架上。当时，伊布感到天旋地转，肚子里仿佛有搅拌机作祟，先是冲直播镜头一阵狂呕，接着爆了粗口，虽然没指名道姓，其实骂的是他的同事郑峰。郑峰在半个小时前顶了伊布在演播室的位置，原本上高空外采的就不该是伊布。

就是这么一个临时性对调，导致伊布晕倒在全国乃至全球网友面前。

伊布下坠时，感觉像躺在一大团棉花里，舒服得都感知不到自己的存在了。时间仿佛消失，只见轮廓清晰的云团被紫外线染成了色彩夸张的卡通图案。

地心引力的强大召唤，令伊布闭上了眼睛，真不知从五百多米高空自由落体至地面要花多长时间。

答案是，一眨眼的工夫。

伊布在医院醒来，还以为到了天堂，只是简陋的病房和窗外的噪音不禁让他感到失望。

实际上，摩天大楼的楼顶正在搭建中国第一高“空中园林”，伊布被一棵人工培育的大树接住，然后落在了厚厚的草甸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郑峰竟然拎着水果和鲜花走进了病房，还带来一盒包装满是英文的特效药，据说是用来缓解恐高症状的。

伊布将药盒朝郑峰砸了回去，跳下床就要上去揍他，可自己晕晕乎乎没站稳，直接扑倒在地板上。由于手背上扎着输液针，整个输液架都被他拽倒在地，仪器警报跟着叫了起来，却盖不住伊布的嚷嚷声，“猫哭耗子假慈悲！给我滚！”

明知道他伊布恐高，还让他上摩天大楼，这摆明就是在害他！伊布坚定地认为郑峰从中作梗，好借机挤走竞争对手。

事实上，郑峰的确做到了。此时，他摆出一副意外且无辜的表情，迟疑了不到两秒钟，就听了伊布的话，乖乖地滚了。

伊布还想再追，却发现自己根本爬不起来。他再次昏了过去。

在昏迷中，伊布做了个梦，自己化身为“街头霸王”里的“白人”，将郑峰撂倒在地，拳头如雨点一般密集地砸在郑峰身上。

估计是打得太狠了，把警车都招来了，警笛声震得耳膜生疼，伊布恨不得冲上去把警笛一块儿砸了……

警笛还在不遗余力地叫着，既倔强又敬业，伊布快疯了。后来他发现，那不是警笛，是手机。

伊布猛然睁开眼，已是第二天上午，手机正躺在地上哭号。

屏幕被摔碎了，来电显示看不到。伊布摁了接听键，听筒那边传来一阵嚷嚷声，伊布跟上了发条似的瞬间亢奋！

要不是这通电话，伊布根本不会想起今天还有如此重要的事！

电话那头是伊布的合伙人。此前他和另外一人怂恿伊布参与投资了一家快餐车餐饮公司，却由于经营不善，搭进去的钱都打了水漂。伊布不甘心，便孤注一掷，不但卖掉了父亲去世前留给他的房子，还不惜借债往里砸钱，设法逆转颓势，结果事与愿违。伊布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找土豪、拉外援，宁可远水救近火，水只要能到，起码保证不被烧成灰烬。伊布的不辞辛劳为他们迎来了一家有意注资的公司，这或许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

伊布跌跌撞撞冲出医院大门，跳上一辆出租车。此刻不过九

点半，伊布无论如何也必须在半个小时内赶到北四环参加谈判，否则，没有否则。

鉴于北京的路况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可万一实现了呢？伊布侥幸地想，说不定上了东四环就一路畅通了。

没有万一。

车沿匝道一开上东四环，顿时就进了“停车场”。

十五分钟过去，车挪了不到三十米，司机面无表情，像是在用麻木抵御现实，广播里播着单田芳的评书，咿咿呀呀的，弄得伊布更加抓狂。

伊布想打个电话，却发现手机彻底没了反应。车窗外的路况没有一丝变化，司机索性熄了火。伊布准备下车去搭乘地铁14号线，不远处就是一年多前开通的朝阳公园站。可问题是伊布身上没钱，付不了出租车费，也实在没工夫再跟司机师傅解释，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直接推门，撒腿就跑，司机通常不太会为了追人而撂下车不管，顶多在后头骂上几句。

想到这里，伊布瞥了一眼司机，发现司机也在瞥他，目光碰撞的那一刻伊布心里咯噔一下，莫非司机已经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？伊布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右手已经下意识地扣动了门把手，再往开拉一点，门就开了，所有这一切都逃不过司机的眼睛。伊布定了定神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同时将手收了回来，转而向司机打岔道，您有烟吗？来一根。

司机回答，我不抽烟。

伊布无奈，只好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陆续熄火的车辆，心怦怦直跳。突然，一根烟横插进他的视野，他扭脸一瞧，司机笑咪咪地说，逗你呢，拿着吧。

伊布接过烟，趁着司机低头在裤兜里摸打火机的工夫，一把扣开车锁，撞门而出！

伊布用近乎百米冲刺的速度在“停车场”内狂奔，意外的是司机竟然在他身后三五米穷追不舍，边跑边喊，回来！给钱！

伊布脚下的人字拖跑起来碍事，却丝毫不影响他玩命狂奔，即便紧张得心痒痒，血液就快冲破头顶，可还是感觉脚下生风！

这一幕真就发生在了东四环主路上，一位四十多岁的光头司机，不顾一切地追一名三十多岁戴着颈托的光头伤号，光头追光头，一路引来众人饥渴的手机摄像头，为这死气沉沉的“停车场”增添了一分活气。

司机的耐力令伊布佩服，追出去了估计有一公里多。伊布终于明白，被追的人消耗往往最大，可当他侥幸以为年长的司机跑不动了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总能见到那个脑门儿锃亮的光头，半拉舌头伸出来，像鬼一样丝毫不放过他。伊布心说这大哥年轻时不会是体工队练长跑的吧，偏偏借这机会拉体能。

这该死的“停车场”，交通管制也不至于一动不动啊！要不

是车全熄了火，司机也不至于跑这么远追他。伊布真想跟师傅嚷嚷一句，为那么小几十块钱，至于吗？

可他已经没了说话的力气。

不知跑了多久，伊布腿迈不动了，不得不改为竞走，人字拖也跑丢了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仿佛再多走几步，会随时瘫倒在地。

总算跑到地铁站跟前，司机终于没再跟上来。伊布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一分钱没有，逃得了出租可压根进不了地铁。

伊布像乞丐一样恳求路人借钱，竟没一个人搭理他。耳畔传来了不知是二胡还是三弦的乐声，他转脸一瞧，路旁坐着一个卖艺的瞎子，面前搁一铁罐。伊布情急之下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趁瞎子拉得全情投入，凑上前轻俯下身，将两个指头伸进铁罐，刚刚夹住几张纸票，还没来得及抽手，乐声戛然而止，瞎子突然睁眼。伊布吓得转身就跑，一口气冲入了地铁站，直到跳上一辆即将关门的车以后，才意识到那卖艺人不是瞎子，回想起他的眼神，背后还是一阵发凉。

等伊布赶到公司时，惊讶地看见办公室差不多被搬空了，会议室里，空荡荡的桌子上只留下了几杯几乎没动过的茶，连椅子都没了。

伊布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脚底板磨破了也像是没有了知觉。

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伊布一阵恍惚，也许这一整天发生的事不过是场梦，梦在继续，他没有醒过来。那些高楼大厦的灯星星点点，眯着眼睛看，楼体跟深色的夜空融为一体，灯光像银河繁星，只是不够凌乱，也不够密集。

伊布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家的，反正不是乘出租或坐地铁。

到了家楼下，抬头就能看见屋里的暖光，伊布迟迟不愿上去，即便女友早已做好了饭等他。女友叫黎黎，全名黎楠，俩字的谐音“罹难”听起来不太吉利，不过爹妈给起的名估计有他们的考虑。黎黎是伊布准备共度一生的女人，类似的肉麻话他心里琢磨过好多遍，私下计划年底出游时找个海滩放个焰火跟她求婚的，可眼下，自己这个样子，伊布不知该怎么跟她交代。

伊布想多了，其实没有交代的必要了。

门开之后，黎黎淡淡地说了句，“回来了”，甚至没正眼瞧他。

伊布赫然发现，屋里整洁得压根不像自己家，半开放的鞋柜空了一大半，两大箱行李已经收好，“咔嚓”两声，黎黎干净利落落地扣上了箱锁。

伊布诧异道，这是干吗？

黎黎没有吱声，只顾着穿上外套，完后才转过身来看了伊布一眼，颇有意味地说，哟，你怎么……

伊布正要开口，黎黎却抢先说道，不说了，那什么，我们分

手吧。

一瞬间，伊布仿佛进入了恶俗电视剧桥段，明明听清了她的话，可还是学着电视里演的，问了句“为什么”。

黎黎摇了摇头，说，不为什么。

说着，她俯身换上了高跟鞋。

伊布甚至在考虑要不然再学学恶俗电视剧里男主角的做法，上去直接抱住她，可黎黎已经拖着俩箱子出了门。

就在电梯门关闭的一刹那，伊布伸手把住了电梯门。

黎黎不耐烦道，你要干吗？

伊布深吸一口气，说，我知道，一个人要走，无论如何也是留不住的，可我就想问一句，是不是因为我公司垮了，还不起债，又丢了工作，所以你才要离开我？

黎黎苦笑着反问道，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？我还不知道呢。

伊布提高声调问道，那到底是为什么？

黎黎低下头沉默了片刻，接着抬起头说，我比你大一岁，今年三十三了，本想着你会在上星期咱俩一周年纪念日向我求婚，可我甚至都见不到你人，你其实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吧。说实话，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是奔着结婚去的，可后来发现，很多东西你都给不了我，咱俩的步点也不在同一个节奏上，这种状态一直停滞不前，不如就分了，都别再耽误时间。

说罢，黎黎再次摁了关门钮，没再看伊布一眼。

伊布松了手，任电梯门慢慢闭合，黎黎那熟悉又耐看的脸庞一点点被两大块钢板遮住。

电梯运行的噪音似乎比以往大不少，这一刻，伊布甚至有点担心别出什么电梯事故，那样的话，黎楠可就真罹难了……伊布赶紧拍拍脑门儿，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出现这么不吉利的念头。

回到卧室，伊布倒在床上陷入了昏迷一般的睡眠中，夜里却被饿醒，冰箱里什么都没有。

披上外套出门，不过凌晨四点，街角的那家 24 小时便利店竟然莫名其妙黑着灯。

伊布决定走到两条街外的国际俱乐部金湖茶餐厅去，以往无论任何时候去，都可以饱餐一顿。

一路上寒风吹着，伊布光秃秃的脑袋暴露在外面，忽然觉得自己是得买顶帽子了。三十出头就秃了大半个脑袋，索性全剃了，以光头形象示人，这让他缺失了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安全感。

独自在夜色里行走，四下无人，这时候要打劫伊布很容易，拿刀往他脖子上一架，伊布准递钱包过去。当然，至少给他留够五十块钱吃饭，要是这都不答应，伊布可不干。可一旦反抗，刀尖弄不好戳进大动脉，估计天亮之后，清洁工会发现一具僵硬的尸体孤独地卧在人行道旁。

想到这里，伊布终于觉察到一丝伤感。

好在安全走到了餐厅，吃上了热乎的饭菜，一种久违的惬意感将他暂时保护起来，莫大的满足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惶恐，伊布甚至想象不到吃完饭以后自己该干吗。

天色渐渐变淡，伊布坐在大玻璃窗旁，见证了整个过程，那天犹如一块染了深蓝色的幕布，透着一丝光点，还被不断漂白，直至光亮透过幕布让四周的一切都清晰起来。

电视上的早间新闻吸引了伊布的注意。新闻报道称，21日，也就是昨天上午，北四环发生了八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，导致环路四条主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而陷入瘫痪，造成了东四环南向北方方向将近一个多小时的严重拥堵。事故总共造成十一人受伤，四人死亡，其中包括北京知名房地产商令狐正夫妇……

令狐正这个名字，伊布总觉得跟自己有关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他强行启动大脑检索一番，突然意识到，令狐正不就是自己前妻的现任老公嘛。

伊布怔住了！

谈不上悲伤，因为伊布的反应没那么快。前妻叫周然，身边的人都叫她然然，和伊布一起在小臂上文过一个哆啦A梦的刺青，除此之外，伊布记忆里与她有关的一切都很模糊。然然不过

是伊布当年混乱期里的一个幸运儿，或者说倒霉蛋，伊布在那么多姑娘身体里都没播上种，偏偏是她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中签，用然然自己的话说，次次都这么准，真该去买彩票。彩票倒真买了一阵子，全打了水漂，看来求财和求子是两回事，要不然菩萨们也不会各自分管一摊。由于前三次都打掉了，中第四次的时候，伊布实在不忍心然然再受那份罪，一咬牙一跺脚干脆跟她领了结婚证，孩子生了下来，是个儿子，起名叫伊一然。这名有什么涵义，伊布现在都记不得了，大概是表示伊布跟周然合二为一，从一而终。在那之后，伊布和周然发现他俩根本没法合二为一，种种矛盾与误会交织在一起，让他们在怨恨中一分为二，很快婚姻就名存实亡，在儿子三岁那年正式告吹，让从一而终成为一个幼稚、破碎的梦。八年过去，两人没有任何联系，仿佛世界上完全没有了另一个人。其实这样也好。直到这个清晨，这则新闻让周然重新出现在伊布的意识之中，但她永远无法再次出现在伊布的生活中了。

八年前民政局门口，然然一句“这辈子死也不想再见你”的话，一语成讖。一别，竟成永诀。

唏嘘之余，伊布想到了孩子，记忆的闸门瞬间被开启，自己还有一个儿子，现在差不多十一岁了吧。

伊布开始担心起这个儿子来，新闻只说令狐正夫妇，没说令狐正全家，儿子应该还活着，那么，他受没受伤？人在哪里？有

无人照顾？

很快，伊布就制止了自己不断冒出的想法，质问自己道，这些跟你丫又有什么关系？即使有关系你丫又能怎么样？

自己都泥菩萨过河，哪管得了那么多……伊布克制住自己的念头，立即打车回家，进门就从床头柜摸出一把安眠药塞进嘴里，蒙起被子等待困意将他掠走。可挣扎了半天，不但毫无困意，还心跳加速，紧接着肚子就开始剧痛，痛到忍无可忍，不得不拨了120。

救护车拉伊布去了医院，大夫一检查，根本不是安眠药过量，而是急性肠胃炎，估计是半夜吃猛了，用不着洗胃，便打发伊布去输液了。

输液室竟然满座，伊布只好拎着吊架坐在楼道里。正好几位市领导在记者的簇拥下从面前走过，伊布这才听说，昨天车祸的伤者第一时间都被送到了这家医院。伊布不由得想到了儿子。

伊布以最快的速度输完液，在医院上下打听一番，得知儿子的确也在事发那辆车上，不过只是一点轻伤，正留院观察呢。伊布松了口气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去儿子的病房看一眼，谁知却根本挤不到跟前去，楼道里全是市领导和记者。伊布想凑到门口看一眼，却被保安拦住，伊布理直气壮地说，我是家属！

保安反问道，谁的家属？